

藏锋于鞘，十年不出，一旦亮剑，必震慑世人，创不世基业！

帝师

来自远方
著

DI
SHI
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帝师

来自远方 D I
著 S H I 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师 / 来自远方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113-6849-2

I. ①帝… II. ①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0743号

帝师

著 者: 来自远方

责任编辑: 泰 然

封面绘图: 唐 卡

封面设计: 80小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张: 66.5 字数: 1266千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849-2

定 价: 98.00元 (全三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一章	清醒	001	第十三章	山陵崩	161
第二章	人祸	010	第十四章	遗诏	179
第三章	心机	020	第十五章	发威	198
第四章	初见	031	第十六章	初交锋	217
第五章	流言	040	第十七章	严惩	236
第六章	殿试	051	第十八章	再发威	255
第七章	传胪大典	063	第十九章	疑惑	272
第八章	授官	078	第二十章	祸端	290
第九章	太子难教	091	第二十一章	还债	311
第十章	争执	107	第二十二章	矛盾	331
第十一章	诏狱	124	第二十三章	省亲	351
第十二章	离心	143			

第一章 清醒

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2月。

五更刚过，天尚未亮，神京城内已开始响起人声。更夫匆匆返家，路过城西福来楼，踏过一夜残雪，留下两排清晰的脚印。

店中伙计拉起门板，被冷风吹得哆嗦。接连打了两个喷嚏，伙计心中抱怨，嘴里却不敢吐出一个字。

逢三年春闹，客栈住的多是读书人，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风华正茂，反正都是文曲星下凡的举人老爷，说不准楼上哪位就会鱼跃龙门，上了殿试金榜。掌柜对伙计们几番叮嘱，管好一张嘴、两只眼，要是一不留神得罪了哪个，谁也保不得。

放好门板，挂上幌子，伙计搓搓通红的双手，没空偷闲，赶紧到后厨帮忙烧水。今天是放榜日，众人必会早早赶往城东。掌柜的吩咐过，谁也不许出差错，否则扣半个月工钱。

“别说我吝啬，等到报喜的官差，多说几句吉祥话，还愁没有赏钱？三年前，咱们这儿出了一位二甲进士，赏钱足足发了这个数！”想起掌柜的话，伙计心头火热，脚步不觉轻快了许多。

二楼西侧，一排五间上等客房。

四间房门已开，穿着短衣棉裤，梳着总角的书童不叫店内伙计，亲自端着铜盆青盐来来往往，迎面遇上店内伙计，也顾不得打招呼，只迈过门槛，伺候四位举人更衣洗漱，用过早点，赶往放榜处。

唯有一间客房始终静悄悄的，没传出半点声响。房门紧闭，半点烛光也无。

四位举人先后走出房门，看着仍没有半点响动的客房，思及昨夜宴饮，屋内举子一场大醉，不觉心中思量：难不成这位是心知登科无望，不打算去看榜？

“杨贤弟？”有好心的人上前敲敲门，担心里面那位想不开，吊了脖子或是吞了银块，事情可就大大不妙了。

三年会试，多少踌躇满志的举子铩羽而归。纵是才名远扬的唐寅，也倒在舞弊案前，终身不得再考。想到这里，敲门的举子更加担忧，面上现出几分焦急。两人是同乡，在京时相处得不错，这份担忧便多了几分真切。

“杨贤弟，可醒了？”举子连敲数下，引来众人侧目，耳边终于传来吱呀声响。

“李兄。”

房门打开，见到熟悉的襦衫方巾，敲门的举子舒了口气，如释重负。

门内站着的举子姓杨，单名瓚，因年不及弱冠，尚未取表字，又因家中排行第四，相熟之人多唤其“四郎”。

此刻，杨四郎一身蓝色儒衫，戴同色方巾，长身玉立，俊颜修容，嘴角微勾，眼中亦有三分笑意，予人亲近之感。“李兄见谅，小弟惦记放榜，一夜未能睡好，起得迟了些。”杨瓚似没有注意到李举人的异样，手指点点眼底青痕，道，“幸得李兄在，否则，我怕要睡到日上三竿了。”说话时，他脸上闪过几许尴尬，伴着眼底淡淡青色，着实有几分忐忑。

见状，李举人纵有疑惑，也只能压入心底，好生劝慰两句，吩咐书童打来热水，又叮嘱杨瓚莫错过放榜时辰，才匆匆下楼。

待李举人的背影消失在木梯拐角，杨瓚关上房门，靠在门板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几步行至铜盆前，望着水中模糊的倒影，不由得苦笑。他浸湿布巾，轻轻覆在脸上，水汽浸润面颊，额际仍是一阵疼过一阵，仿佛有千百铙钹同时响起，让他不得安宁。

“四郎？”

“我无事。”杨瓚放下布巾，转向候在一旁的书童。

书童十岁出头的年纪，从宣府一路行至京师，途中更是对杨瓚照顾妥帖，事事精细，实是难得。

“四郎可要用些茶点？”书童虽也觉得奇怪，却时刻谨记身份，不该出口之事，半个字也不会吐出。

进京日久，四郎早不复往昔，行事沉稳许多，若能考中贡士，他日殿试面君，这般变化许是好事。

“也好。”

见杨瓚点头，书童当即推开房门，下楼寻伙计要茶水点心。四郎已经起得迟了，得快些，才不至于落于人后。离家时，爹娘再三叮嘱，务必要伺候好四郎，方不负杨家给的活命之恩。书童谨记在心，时刻不敢忘，平日里做事都是小心再小心。

见其行事，同间客栈的举人多有夸赞，连带对杨家的底蕴也高看了几分。一宗一族，一家一姓。家风底蕴，从仆妇家人的言行便可探出几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仗势欺人者，必不得日久；谦逊不怯者，方可长远。

坐到桌旁，杨瓚有些迷茫。他年少离家，和书童相伴入京，身边没有长辈扶持，能稳住心神走到如今这步已相当不易，想要做得滴水不漏实在难上加难。忆起昨夜宴饮之时众人百态，杨瓚不由得心头发冷，为今之计，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如果再遇上为难，怕也要忍下，待到放榜之后再做理论。

思量间，书童端来一壶热茶、一笼包子。笼盖掀开，雾状热气扑面，白胖的三个大包子挤在一起，面香裹着肉香，引得人食欲大动。

“四郎将就用些，实是用饭的举子太多，店家忙不过来，待看过榜单我再请店家置办几盘好菜。”

杨瓚点头，知道书童没有虚言。自己确实是起得晚了些，怪不得旁人，他举筷夹起一个包子，递到书童面前：“你也用些。”

“谢四郎！”接过包子，书童吃得心满意足，满脸喜色。

两个包子下肚，杨瓚端起热茶，却是心中打鼓。当下最紧急的一件事：会试放榜！

自己十六岁中举，虽在榜末，运气成分不小，却也为人称道。他怀揣志向，春闱下场之时，更是笔走游龙，写得酣畅淋漓，若能以贡士晋身，只要不是同进士，哪怕二甲末尾也是夙愿得偿。

现下的杨瓚，只有头疼。回忆之前同窗为难，同年相妒，遥想今后，他不由得叹气。登科难，不登科亦难。对窗枯坐，杨瓚捏了捏额心，犹带稚气的面容浮现几许无奈，更多则是深沉。

常言道，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事到如今，枯坐室内装鸵鸟毫无用处。

透过门缝，已有熙攘之声传来，多为客栈举子高谈，夹杂各地口音，委实听不太真切。杨瓚起身，掸掸衣袖，正欲推门而出，门扇却先一步被打开，书童杨士立在门外，难掩激动，大声道：“四郎，报喜的差官来了！”

明代会试放榜，不只在贡院门外张贴榜单，亦有差人至城内各处送捷，其后更会抄送各府州县，公告天下。

放榜当日，贡院开门之前，门口不许闲杂人等长久驻足，差人捷报便成了第一手消息。

时辰未到，客栈中的举人早早聚集，翘首以待，多是为等这些飞驰而过的快马。

“方才有快马驰过，未作停留，向状元楼去了。”

“不奇怪，顾晰臣、董玘都在状元楼。”

“果真？”

“此场春闱，三鼎甲多是定了。”

“才聚于京，以在下之能，怕是今科无望，要三年后再来。”

“吕兄何必妄自菲薄？”

“此番不过取才贡士，尚有殿试在后。”

“方兄所言甚是……”

杨瓚下楼时，多数举人正自顾自言，得空瞅一眼门外，唯有同乡李举人向他招手。

“杨贤弟，且往这儿来。”对方出于好意，杨瓚自然不能当作没看见，行至桌旁，见有两张陌生面孔，当即拱手，道：“在下保安州杨瓚，两位有礼。”

“杨贤弟有礼。”杨瓚年方十七，面容俊秀，言行得体，观之可亲，很快赢得二人好感。

“在下荆州王忠。”

“蓟州程文。”

两人表明身份，将杨瓚让于座中，寒暄几句之后，话题重回春闱之上。谈话间，杨瓚秉持少说少错，沉默是金的原则，带着一双耳朵，留下一张嘴巴，或点头应声，或微笑以对，很少发表意见。杨瓚此举更得王、程两人好感，却引来李举人侧目。

看着安然端坐，神情温和的杨瓚，李举人面上未显异样，心中已翻了数个来回。观其性格，抱朴怀拙，心有九窍。李举人抱定心思，谈话间很是留心，小心试探，与杨瓚交好的心思更增两分。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鱼跃龙门。读书人一朝登科，或在翰林院观政，或被外放为官，无论是在京还是外放，想立定脚跟，人脉极为重要。

同窗、同乡、同榜，两人独占其二，趁未发迹时相交，比入朝为官后更显真心。今番春闱，考官为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张元祯和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杨廷和。

前者年逾古稀，朴实无华，在朝中颇有声望，却已近告老。后者未及耳顺，简在帝心，又为皇太子讲学，实权在握，若能得中贡士，拜其为座师，必前途有望。

想到这里，李举人又摇了摇头。以杨大学士之位，非一甲及第和二甲传胪，恐入不得眼。凭己之才，二甲出身尚可期望，传胪却是想都别想，遑论状元、榜眼、探花。座师九成靠不上，为日后考量，和同乡、同榜拉关系便是重中之重。王忠、程文均出自耕读世家，颇具才名，乡试名次靠前，值得一交。为同两人结交，李举人实是费了一番心思。

回头观杨瓚种种表现，李举人忽然觉得，自己白长了一双眼，明明宝山就在身边，却是视而不见。

“杨贤弟对此可有见解？”

“嗯？”杨瓚竖起耳朵，正听得津津有味，冷不防被李举人拉入话题，忙笑

道，“闻王兄、程兄之言，委实获益良多。小弟听且来不及，实无暇多想。”

说话时，他故意按了按额头，露出一丝苦笑：“且小弟昨夜未能睡好，现正头疼，实是……”

王忠、程文当即现出了然之色。

如此一来，王、程二人自不会多加询问，反出声劝慰，只让杨瓚放宽心。

“杨贤弟不及弱冠，何须如此？”十六岁的举人，实属凤毛麟角，满朝之上，唯有杨廷和杨大学士能与之一比。

杨大学士十二岁中举，堪称神童，然也曾春闱落第，待到十九岁方中进士。若杨瓚此番中了贡士，哪怕殿试失常，落得个二甲末尾，甚至沦入三甲，也称得上奇事。想到这里，王、程二人不免生出同李举人一般的心思，对杨瓚的态度越发热切。

不知不觉已是卯时中，天色大亮。快马飞报的差人过去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未曾停在福来楼前。眼见将到贡院贴榜的时辰，众举子均有些失望。

春闱多取前三百名，得快马送报者，必是名次靠前；不得送报者，未必没有得中的希望，然名次靠后，殿试的位次必也靠后。换句话说，想得君王扫一眼都难，如何不让志在朝堂的举子们失望？

杨瓚随众人起身，唤来书童，准备一并前往贡院，刚行至门前，忽遇一匹快马迎面驰来，马上差人拉紧缰绳，隔得尚远，便已高声道：“恭贺保安州涿鹿县举子杨瓚杨老爷高中今科贡士第五十九名……”

声音传来，众举子定住脚步，纷纷转头，想看看杨老爷是哪位。李、王、程三人先是愣住，旋即现出笑容，连声道：“恭喜杨贤弟！”

杨瓚来至门前，书童反应极快，取出两个荷包，暗中扯了扯杨瓚的袖子，提醒道：“四郎，报喜要给赏钱。”

杨家世居宣府，虽不是豪强巨贾，却也是当地望族。杨四郎今番赶考，除了家中父母兄长打点，更有族人送来的盘缠，数量相当可观。杨瓚手中的银票不下三百两，单书童便怀揣十余两现银、百余贯宝钞，可想而知，杨举人，现下该称杨贡士，半点儿不差钱。

差人飞送喜报，得来的赏钱有多有少。杨瓚取过一只荷包，不假书童之手，亲自递予差人。

“劳烦足下，请喝几杯水酒。”

差人受宠若惊，忙不迭抱拳行礼。差人隶属五城兵马司，面对贩夫走卒，自可飞扬跋扈，肆行随意，但换成这些读书人，尤其是春闱得中的贡士老爷，他们实不敢有半点儿不敬。这位杨老爷年纪不大，观其言谈举止，莫名有几分熟悉。心头闪过一个名字，差人悚然，姿态变得更为恭敬。

杨瓚笑了笑，吩咐书童取来赏钱，打点客栈上下，仍与李举人等一同前往贡

院看榜。

离开福来楼，先后遇上几拨人，都是前往贡院的举人。其中便有高中会元的董玘及顾晰臣等人。众人或坐车或步行，一路谈笑，襦衫轻动，神采飞扬，行过之处都似有了墨香。

贡院之前，五城兵马司的官兵和顺天府衙役拉开长列，维持秩序，亦有官员大户的家人候在一旁，眼神发亮。大户人家榜下捉婿不是虚话，只因眼前都是官兵，自不能如乡试一般随意，先看准了，回头打听清楚才好下手。

杨瓚等人到贡院时，恰逢正门大开。两名青衣官员手持榜单，张贴在墙面之上，当即引来一阵骚动。

“杨贤弟，我等先去看榜。”

榜单依序张贴，人群骤然激动，纷纷涌向前，不时有人被踩掉鞋子，扯破衣袖。

杨瓚不想凑热闹，逆着人潮退后几步，见不远处有小贩担着炊饼担子，引得书童目光流连，当即笑道：“杨士。”

“四郎？”

“去买两个炊饼。”书童脸红，四郎一向不喜欢吃这个，必是见自己嘴馋方才如此。

“四郎，何必浪费银钱，待回了客栈……”

“无须多言，买来便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早该注意到，以杨士的年纪，一个包子如何能够饱腹？

看榜之后，杨瓚自顾自返回客栈必是不行，定然要呼朋引伴，置办几桌酒席。哪怕为日后考虑，他也不能躲闲。过了会试，殿试已是板上钉钉，彷徨无用，懊恼亦是无用。

当下他理应拓展人脉，其后拜访座师，为以后的路做好规划。他背负一族期望，纵前路曲折，障碍随处可见，也要继续走下去。

众举子冲到榜下，杨瓚却立在人后，心情很好地看着书童啃炊饼，颇有些怡然自得。

此时，几匹快马飞驰入城门，马上骑士皆一身缙衣，为首者腰束金带，手持一枚腰牌，上刻“锦衣卫北镇抚司”字样。

见此腰牌，门旁守军迅速让开道路，待快马飞驰而过，皆长舒一口气。这队缙骑从北边来，不似逮捕人犯进京，倒似要传送紧急军情。守城卫卒对视一眼，登时心惊，不由得握紧长矛。莫非北边又出事了？

巳时末，聚在榜下的举子陆续散去，贡院前恢复宁静。

登榜者无不面带喜色，有个别情绪激动的，已是眼含热泪，浑身颤抖，几欲癫狂；未登榜者多面带失落，意气消沉。

同是洒泪而归，前者泪中含笑，后者却满腹心酸，只愿求得一醉。怀揣志向、年富力强的举子，多能很快振作，返回客栈，收拾行李还乡，此后发愤苦读，以备三年后再考。有几番不中的举人已是无心再战，或寄信家人，或寻朝中同乡，设法在吏部报上名去，待有空缺时可得以授官。

举人授官多是外放，府州罕见，县衙、学官乃为常例。有撞大运或确有实干才能者，偶尔会得县令官印，然多是偏远地带，如西南诸地或极北贫县。饶是如此，他们也比空等在家中的同科要好上许多。若在任上表现突出，未必没有晋身京城、位列朝堂的机会。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入京参加春闱的举子，少有笨人，哪怕有人一时钻了牛角尖，日后也会渐渐想开，各谋出路。有穷死的秀才，没有困死的举人。

待众人散去，书童已是四个炊饼下肚，不小心打个饱嗝，引来杨瓚轻笑。书童顿时满脸通红，低下头去，讷讷不再出声。

“无事。”杨瓚负手身后，笑道，“能吃是福，你尚且年幼，理该如此。”

书童仍是不出声，脸色更红。杨瓚摇摇头，知晓过犹不及，不再多言。少顷，果见书童脸上红潮消退，渐渐恢复平日模样。

主仆二人立在路旁，并未引来他人注目，反倒是行过的举子，或谈笑自若，或欣喜若狂，或苦闷慨叹，或怅然若失，引得杨瓚频频转眸，面上不显，心中已有了思量。

看来，他之前在客栈的表现还是有些出格，不是不好，而是太好。

思量间，李、王、程三人已向 he 走来。三人均在榜上，都被取为今科贡士。然只有王忠面带喜色，李、程二人皆是喜中带忧，表情有几分复杂。因王忠列在百名之内，二甲有望。李淳、程文同在百名之后，程文更在二百名之后，殿试九成会列入三甲，与期望差距太大，怎不令二人心苦？

二甲、三甲首名都为传胪，含金量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宁为二甲凤尾，不做三甲鸡首。不登榜便罢，中了贡士却要做个同进士，对自认才华颇佳，有一番抱负的举子而言，是不小的打击。

见到三人的神情，杨瓚不动声色，只拱手道喜，多余之言一句未说。

劝解？对方心胸宽大或能领受好意，若遇心胸狭窄之辈，怕会以为 he 刻意讥讽，暗中嘲笑，往胸口捅刀。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宴饮之事摆在面前，容不得杨瓚轻视。

“我们四人今科同榜，实是幸事。”李淳和程文压下复杂心情，出言道，“理当庆祝一番。”

此言一出，不只杨瓚松了口气，王忠亦然。不患寡而患不均，凡事只怕对

比。喜悦稍散，王忠早意识到不对。好在李、程二人不是心胸狭窄之辈，自行开解，四人并未产生龃龉。

“在下做东，两位仁兄都别同我抢。杨贤弟年幼，也莫同为兄争抢。”王忠道。

“放心，我等自要吃大户。”心情一好，几人不由得开起玩笑。

请客和年龄有什么关系？杨瓚故作不解。王、李、程三人心情大好，先时的一点儿隔阂也烟消云散，对杨瓚的好感更上一层。

说到兴处，王忠道：“杨贤弟，为兄家中有一亲妹，年少芳华，蕙质兰心，堪为良配。”

李淳不知底细，现出惊讶之色。

程文则道：“休要信他。你骗了我不算，还要骗杨贤弟？”

“程兄何出此言？”

“蕙质兰心或许不假，年少更是不假。”程文点着王忠，道，“你且问他，芳龄几何？”

“几何？”

程文瞥一眼王忠，道：“尚在襁褓之中！”

李淳哑然，不知该如何回应。王忠故作镇定，昂着头，单臂负在身后，似在表示：我实为好意，尔等不领情，日后必当后悔。

如此一番戏谑，四人关系更近。一路返回福来楼，掌柜亲自在门前恭迎，包子似的圆脸笑出十八道褶子，当真是见牙不见眼。

“四位老爷，快请上楼！”闻听客栈里出了四位贡士老爷，掌柜立即坐不住了，吩咐伙计鱼肉菜蔬均要备妥，更打来好酒，只等杨瓚四人回来。

“今日文曲星高照，小店也是蓬荜生辉，与有荣焉！”掌柜一边笑，一边引四人入座，“小老儿特备下一桌酒席，还请四位老爷赏脸。”

杨瓚落后半步，并不出头。王忠开口道：“店家好意，我等心领，然酒水不能白用。”他唤书童取出一块银角，沉甸甸入手，足有五两，能在客栈上房安置两个月。其他三人和杨瓚一样，不差钱。其中，王忠家中更有良田千顷，茶园两座，同族有迁居宁波府的海商，与本宗从未断联系。得族内看好，王贡士向来不愁花费，称得上“土豪”二字。

话至此，掌柜自然得接下银角。

见掌柜迟迟不愿走，似有话要说，杨瓚心下微动，隐约察觉其意却不急着开口。李淳几番试探，王、程两人一直在暗中观察，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杨瓚始终坚信四个字：防未来非。

果然，李淳也注意到了掌柜的神态，思量片刻，出言道：“吾观店中挂有诗文，店家必是好文之人。若不嫌弃，我等愿赋诗题字，以饷老翁。”

“如此甚好！多谢四位老爷！”掌柜大喜，欲要行礼。四人见他须发花白，不敢全受。掌柜唤出长孙给四人作揖，杨瓚等才坐下，领了全礼。

酒菜送上，杨瓚亲自执壶，为三人斟酒。四人兴致大起，均不需书童伺候，令店家另上饭菜，由他们去用。

“李兄善体察人情，在外必造福一方百姓，在朝亦能大展拳脚。”

“杨贤弟所言甚是。”

“李兄当为我辈楷模。”

酒过三巡，四人均已放开。王忠心情最好，李、程也不遑多让。三人欲行酒令，杨瓚不擅此道，连续三杯酒下喉，脸颊染上晕红。

“三位兄长见谅，小弟实是不胜酒力。”

李淳知其昨日大醉，不好再劝，转道：“既如此，贤弟不妨先与店家题诗一首，容我等一观。”

杨瓚连连摆手，道：“小弟不擅诗文，怎敢班门弄斧？还请三位兄长执笔，小弟一旁磨墨，最后留个名字。他日有人问起，也好有个拿得出手的谈资，不致被叫个‘拙人’。”

李淳目瞪口呆，王忠笑得前俯后仰，程文一口酒喷出，半晌说不出话来。杨瓚只得袖掩面。他非是故意藏拙，实是不擅写诗。不想，三人偏以为他是谦虚，拉住不放，硬要他题写。店中用饭的客人看得热闹，随之应和，唯有靠坐角落的几名举子脸色阴沉，握紧竹筷，手背暴出青筋。

“不过三甲之流，竟如此狂妄！”

“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无能之人，怎配东华门唱名？！”

几人均未压低声音，李淳等当即止住笑容，循声望去，旋即嗤笑。

“我当是谁，原来是足下。”程文冷哼一声。

“是我如何？”一名蓝衫举子拍桌而起，脸色通红，分明已有了醉意。

“王炳？”王忠皱眉，认出对方是搭伴进京的同乡，心道不好，忙对程文道，“此人乃我同县举子，县试、乡试均名列前茅，此番落榜定是不甘。其自视甚高，为人最是狭隘，莫同他争执。”王忠言辞虽不过分，却也相当不客气。

杨瓚等意会，正要揭过，忽听王炳一旁的举子怒声道：“来日方长，汝等莫张狂！”

闻得此言，杨瓚尚未如何，李淳、程文登时大怒。几人春闱得中，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被人当面辱骂，如何能善罢甘休？

“你！”程文就要拍案，李淳、王忠也是怒目。杨瓚连忙起身，一把拉住程文。这事有些蹊跷，不可莽撞，少安毋躁。斗文不错，斗气亦可，斗殴的名声传

出去，着实不好听。即使大明的文臣向来有此风气，不以朝堂斗武为忤，可四人毕竟还没做官，实在没有做斗士的本钱。

见四人仅是怒目而视，没有过激举动，王炳等人更显得得意，高声道：“黄口小儿不学无术，凭运气得中，兀自不觉羞耻，反沾沾自喜，觊为读书人！”

杨瓚目光一厉，这竟是冲他来的？

第二章 人祸

“无话可说了？”

王炳等气焰高涨，面现得意。更有一名举子扬声道：“乡试末流如何能跻身春闱百名？此间必有缘故！”

这句话打击面实在太大，话题扯偏，已然超出界定范围，与王炳所言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王炳只针对杨瓚，此人却近乎将今科贡士一网打尽。非但杨瓚四人咬牙切齿，领头发难的举子亦是皱眉。

缘故？什么缘故？

秋闱高中，春闱亦可落第。反之，乡试在后，谁言会试不能一鸣惊人？那名举子的话深究起来，今科贡士多数都有嫌疑，都会牵扯在内。事情闹大，恐怕又是一场舞弊案！

每逢科考，舞弊都是悬在考官和学子项上的一把利刃。尤其春闱，稍有不慎，引得流言四起，必锋锐加身，血溅三尺，局面再无法挽回。

该人只为将杨瓚彻底踩死，却未细想，出言不经大脑，无事生非，将为自己招来大祸。此地不是保安州，更不是涿鹿县。京师重地，刑部衙门、顺天府、锦衣卫、东厂，哪处不是睁大眼睛，盯着这些春闱的举子？被前两者关注，尚有喊冤的余地，若是遇上锦衣卫和东厂，不死也要脱层皮！科场舞弊，深为帝王所恶，若遭官员详查，没吃鱼也会染上一身腥。

程文脾气最为强硬，猛地拍案，指着出言的举子喝道：“你口出此等恶言，可有真凭实据？若无实据便是心怀叵测，污蔑今科同榜，狠毒至极！我便拼得这身功名，也要与你同上贡院道明是非，同敲登文鼓，争一个清楚明白！”

李淳、王忠同是满脸愤怒，昂身而立，怒视王炳等人，大有对方不给出个满意的答复，必将事情闹大之意。杨瓚同三人交好，更是同榜，若是杨瓚的成绩有猫儿腻，三人岂能独善其身？事情传出去，捕风捉影者必不在少数，纵是一身清白，入朝为官后也会为上峰不喜，升迁困难。

三年后又是春闱，既有先科，又有后进，哪里还有自己的出头之日？

杨瓚本想出言，却被三人拦在身后，一副被保护的姿态。

书童杨土趁机凑过来，低声道：“四郎，最先说话的我不认识，他身边的那人我识得。”

“你认识？”

“是闫家人。”

闫家？杨瓚微顿，问道：“你可看准了？”

“绝不会有错。”书童道，“进京之前，我得爹娘吩咐，特地记过，那是闫家大郎，亦是今科考生。”

杨瓚不语，抬眼扫过半隐在王炳身后的闫家大郎，眉头微皱。说起闫家和杨家，实属结亲不成反为仇的典型。

成化年间，杨家同闫家交好，发迹之后，依祖辈约定，杨氏族长嫁女人闫氏，以辈分来算，恰是杨瓚的伯祖母。涿鹿县大姓结亲，本为一桩美谈，县中典史自来道贺，两家同摆出三日流水席，热闹非凡。谁料想，回门之日，杨氏女是哭着回家的，只求不要再回闫家，宁愿上山做姑子去。

杨氏族长大怒，见女婿未一同前来，更是怒上加怒，逼问随嫁的仆妇家人方才得知，新婚之日，闫家子大醉不醒，留新媳独宿，此尚可揭过，其后宅竟藏有身怀六甲的妇人！新婚隔日那妇人便登堂入室，当着新妇的面出言相讥！

杨氏找上闫氏，必要讨一个说法。

闫氏族长先是大惊，查证属实，连忙赔罪，更令闫家子跪在祠堂，欲接回杨氏女。怎料同闫家子苟且的女子冲入祠堂，一头撞在门柱上，险些一尸两命。杨氏不肯罢休，闫氏骗婚本就无理，万般无奈只能答应放妻。

此事本该就此了结，哪想到，闫氏放妻半月，同闫氏子私通的女子难产而死，闫氏子夜间大醉，失足落水，染上风寒，也是一命呜呼，族中一脉就此断绝。

杨家女后嫁至外县，虽夫婿年过而立，又曾丧妻数年，却知冷知暖，过得顺遂。因骗婚一事传出，闫家的名声大落，结亲的人家都要再三考量。哪怕聘礼丰厚，嫁妆不菲，闫氏族中子弟也难结成一门好亲。一人连累全族，不能冲死人发火，闫家人只能将矛头对准杨家。

自此，两族仇怨渐深，春夏争水，秋冬争地。

弘治初年，遇朝廷分派丁徭，闫家借机狠狠坑了杨家一回，使得两家结怨更深。

杨家纵有万般委屈，也无法上告。一来闫家此事做得周密，根本抓不住把柄；二来闫氏分支有子荣登二甲，得座师赏识结为翁婿。闫氏族人有了依靠，已是今非昔比。

闫家的仆妇都敢指着杨家啐一口，得意道：“有胆子便去告！民告官，先上板子再流放千里，看你杨家有多少爷们去边境挨鞑子的刀剑！”如此恶毒之言，

字字戳在杨家人心头。

杨家子偏偏不争气，全族供养，却始终养不出一个“读书人”。休说进士、举人，连秀才都没有！直到出了杨瓚，天赋聪颖，不满十岁便中童生，院试、县试、乡试、会试一路走来，带给全族莫大期望。

此番春闱，涿鹿回家也有子弟赶考，均名落孙山，无一例外。唯有京师回家有子高中，且位列前十，大有夺取一甲之势。

杨氏有多盼望杨瓚金榜登科，闫氏就有多想将他踩在脚底。

一来二去，杨瓚已参透其中关窍，有利益牵涉便不惮将事往坏处想。他日前几番被人为难，险些在宴饮之时醉死，难言没有闫家人动手脚。贡院放榜，自己名列其上，闫氏想压下他，只能在殿试前动手，要么坏了他的名声，要么让他参加不了殿试。

让他参加不了殿试并不难，只要一顿拳脚，足够他躺上几个月。更狠毒些，将事情做绝，废了他的右手，毁了他的容貌，他便再无晋升的可能。

杨瓚重新抬眼扫过王炳等人。

这些落榜的举子满腹怨愤，极易挑动。策划此事之人，心思算得上缜密，只是那人没有想到，世间还有一种别号，称为猪队友，自作聪明的闫家大郎便是个中翘楚。

无须旁人点拨，只要王炳等人不是笨到极点，便应知道事情不对。

闫大郎恶言出口，得罪的不只是杨瓚四人，今科的贡士都在其列，这事若是传到两位主考耳中，更不会轻易饶了他们。

弘治年间东厂无权，锦衣卫也是由一个厚道人在掌管，但诏狱仍是存在。人进去住几天，身上不受伤，精神也会受到摧残。

王炳等人意识到不对，酒气退去，脸色开始变白。

闫大郎还要再说，却被程文等人的气势压得不敢开口，哆嗦两下，额头开始冒汗。

客栈掌柜情知不妙，紧紧拉住孙子，低声道：“快老实些，不老实，回头让你爹抽你！”

楼上楼下一片寂静，落针可闻，与先时的热闹大为迥异。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人声，数名襦衫举子入内，为首者四处张望，奇道：“这是怎么了？”待了解了前因后果，当即皱眉，看向王炳等人的目光很是不善，正要出言，忽听身边人道：“这几位仁兄应是酒醉，口出无状，当不得真。”

说话的举子一身玉色儒衫，腰束锦带，气质超然。再看他的相貌，端的是鬓若刀裁，面如傅粉，眼带桃花，偏生一双浓眉，减淡风流文弱之相，增添几许英气。

此人出现后，闫大郎当即双眼发亮，看得杨瓚心头一跳。

那人却未理会闫大郎，而是笑对杨瓚拱手，道：“古有甘罗十二为相，唐宋豪杰，年少成名者不知凡几。本朝亦有年少登科，不及弱冠，金榜题名的贤德。

同榜有此英才，吾等该与之共荣。”

其声音亲和，语态轻缓。

他的话音未落，客栈中的气氛为之一变。

程文、王忠等消去几分怒意，与来者互通籍贯、姓名，方知其名为闫璟，其父乃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闫桓，当即神情微凝，态度未变得热络，反而有几分疏远。

闫桓同杨廷和不和，几番弹劾，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杨大学士为今科考官，除了已经站队的官宦监生，疯了的考生才会同闫璟成为莫逆之交。

闫璟不以为意，仍是谈笑自若。

“杨贤弟年少英才，我甚是佩服。满朝之上，唯有杨大学士堪与贤弟并提。然诗词亦非小道，朝中李公多有推崇，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贤弟以为如何？”

杨瓚眉头皱得更紧。

李公是谁暂且不论，单拿他与杨廷和作比，是想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小小的贡士，不将满朝文武看在眼里，自比杨大学士，简直轻狂无畏！

他若不反驳，便坐实了这个名头；若张口反驳，却是不分黑白，恶待出言相帮之人。

他当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闫璟笑对杨瓚，眸光流转，风光无限。涿鹿闫家的事，他本不想管，奈何闫二郎蠢笨不堪，自作聪明，差点儿得罪满榜贡士。

堂上本就与杨大学士不和，这厢消息传出，必被添油加醋地扯上朝堂。届时，纵非堂上指使，凭“闫”之一姓便脱不开干系。

闻闫二郎落榜，父亲尚觉遗憾，在书房叹息，闫璟却是庆幸。闫二郎这样的人入了官场，非但不能成为助力，反而会拖后腿，还是离开考场，安心做个富家翁的好。只是这杨瓚，看似木讷，话语不多，然目光清明，性情实有些摸不透。

闫璟看着杨瓚，等着看他如何应对。

杨瓚苦笑，摆出一副尴尬神情，道：“叫闫兄笑话了，在下才疏学浅，不擅诗词之道，不敢妄加评论。”

“贤弟过谦了。”

“非是过谦。”杨瓚端正面孔，摆出一副书生意气，道，“吾实非机智之人，只得蒙师赠言‘文以拙进’，牢记圣人之言，以勤补拙，不忘自勉，方有今日。”

说话时，杨瓚拱手行礼，做出谦虚姿态，更显得真诚。

“在场同期，哪位不是才高八斗，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他日位列朝堂，必是大鹏展翅，扶摇万里。在下萤火之光，岂敢同星辰争辉。既不敢同闫兄共进，又何敢与朝中诸公相比？”

杨瓚的一番话不只摆正自身，更吹捧了在场举子。在场的举子无论中与不中